

·书画感悟·

挥洒性情探心源

高磊

“雅不避世、艳不伤格”是我画荷花时追求的精神意向，早期受到多重滋养，后来对吴昌硕、潘天寿两位大师的膜拜与日俱增。

2007年，我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花鸟画课程班，受导师李魁正先生“现代没骨”与“没骨泼绘”的启示。他以精准探究“物情、物理、物态”的创作态度、以原生大写生拓展视觉效果开阔心胸的写生原则，影响着我的创作观。“……夫欲书先散怀抱，任情恣性……”（蔡邕《笔论》），此论最早印证书画同源的道理。

我喜巨幅的张力与水墨交融。以“放笔直取，任情挥洒”开合自如为圭臬，在丈八匹上仍能控制水迹边缘，形成“墨沉花鲜”的强烈反差。性情为上，这是我画荷花巨幅构图与水墨张力的直接来源。

追寻苍茫古拙之美，追逐海派精神风骨。多少年来，我以缶翁吴昌硕的浑厚朴拙为神游，以书入画，体悟吴昌硕的金石之气和天真烂漫。我亦醉心于潘天寿先生“强其骨”和“一味霸悍”的艺术特质之中，在两位大师的艺术殿堂里痴迷遨游，不求形似，但求意到、情真、味儿足。然而，能得其三昧真

火，亦若赤子之追梦也。潘天寿的泼墨荷花往往是放笔直取，大胆落墨，精心穿插，画面构成奇逸雅致。他善用大块面的墨叶完成画面的体势和章法的摆布，以意笔线条穿插极简构成硕大的石块。尤其是潘天寿先生疏密有致的构图和别致的造型，促使我醉心追求“以少少许胜多多许”的极简极雅境界。

“以少胜多，简到极致。”我画荷花追求娴雅的韵致美，骨法用笔，线面相济。我画荷叶用大笔横扫，飞白纵横，尽显“面”的体量；花与蕾则用钉头鼠尾描勾勒，挺拔利落，形成“线”的筋骨。线面、刚柔、浓淡之间，既得“风翻叶卷”之势，又保留传统笔韵。

落笔有神，水墨交融，古艳清雅，彰显时代气息，艺无止境。我的荷花设色追求清新雅致之境，故宜在古雅与清新之间找到平衡。红花墨叶与白莲映衬，色不掩墨，墨衬花雅，黑而不滞，艳而不俗，即呈“古艳”，遂成传递当代人渴望的“一方净土”。

池塘中，画面里，但见几片茱萸穿插其间，俯仰掩映，既破了大块墨叶的呆板与拥塞，又增添了池塘的情趣，再加以交织的芦叶串联起画面的整体感。在花叶处理上，我以篆隶笔意融入荷梗、红花，借鉴潘天寿没骨乱花瘦劲的体式构成，使花的姿态有别于“瘦劲”而趋于丰满端庄，彰显舒雅大气之态。白荷花瓣的钉头鼠尾描，使长线挺拔如铁画银钩，形成“面”与“线”的刚柔对撞，避免了泼墨易流于“肉多骨少”的通病。

书画者的“心、手、眼”是一个连贯的过程，应善于吸收中国画以外的艺术表现形式，包括西方现代视知觉、国外油画的色彩、构成、摄影的色光感知等。我把“疏可走马、密不透风”与现代构成作对比，相信“艺术来源于真实”，但又不拒绝文人画“清冷避世”的旧调，并坚信艺术是高度的概括和思想意念的升华。中国画既非具象亦非抽象，它是意象的，所以叫写意。“旧瓶



水清任游

装新酒”，用传统写意手法让荷花呈现出生活的韵致，传达当代气息与市井生活渴望的“精神栖居”意象。

很显然，艺术实践应该是多感知、多兴趣、多视角、多实践、多融会地散点吸收，然后再聚焦龙门喷薄的形式。我认为，我们对传统的继承与现实的感知和创作实践，既要有主题意识，又要有自己的“主打歌、主打牌”认知，更要重真实、重性情、重功力、重心源观——“四源汇流”，最终才能沉淀出“挥笔见华滋，落墨见精神，真意到处，古艳清雅”的个人面目来。



红粉摇曳荷风喧



心似莲花一样洁